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印刷



續

水

澣

(全一冊)

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

文藝出版社

發行者

世界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大連路  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# 水滸續集

## 總目

### (甲) 征四寇

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
| 本書特點 | 編者   |
| 征四寇  | 趙茗   |
| 考    | 四十九回 |
| 錄    | 四十九回 |
| 文    | 四十九回 |

### (乙) 後水滸傳

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
| 本書特點 | 編者   |
| 後水滸傳 | 趙茗   |
| 考    | 雁宕山樵 |
| 序    | 雁宕山樵 |
| 略    | 雁宕山樵 |
| 錄    | 四十四回 |
| 文    | 四十四回 |

### (附) 宣和遺事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本書特點 | 編者     |
| 宣和遺事 | 趙茗     |
| 考    | 二百九十三則 |
| 錄    | 二百九十三則 |
| 文    | 二百九十三則 |

## 本書特點

本書在『水滸演進史』上，自有其相當之位置；今本水滸傳究由若何之情形而演進，得有今日的地步，看了本書即可明瞭，這是特點一。

本書的事實，正與通行本水滸傳可相銜接；宋江等一百單八人究竟是如何的結果，在此都一一有了交代，這是特點二。

本書以征四寇名，所謂四大寇者，即遼國田虎、王慶與方臘，是四番征討，情形各不相同，這是特點三。

本書以一百單八人爲本位外，隨時又有降將加入，人物之衆，超越前傳，而寫來仍能一絲不亂，這是特點四。

本書中含有文學意味之處頗多，如寫『燕青辭主』、『宋江之死』及『魯智深圓寂』這幾段，都極堪耐人尋味，非尋常說部中所能有，這是特點五。

本書寫李師師與宋江會合一段，實爲千古妙文；在此卓絕千秋之巨盜傳中，萬不能不有此絕世美人一點綴其間，有勝前傳多矣，這是特點六。

本書據考證所得，是摘取英雄譜本百十五回水滸傳六十六回以後而成的，故我們翻印本書時，曾取百十五回水滸傳細相對校，遇有缺失，即爲補入，自較俗本爲完善，這是特點七。

本書段落分明，全書共分六大段，閱之一目了然，這是特點八。

## 征四寇考

### 一 征四寇一書的來源

征四寇這部書，坊間雖通行已久，但在從前，確是爲一般學者所輕視的。自從水滸傳的古本紛紛發見於世，一般人要去細察從最初的回本水滸傳，以至目下通行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，中間是怎樣一種演進的程序，於是牠也漸漸的爲人注意起來了。

然爲了爲人忽視已久的緣故，現在要去查明牠的作者是誰，卻是非常的困難。祇有一點可以知道的：牠既是從一百零八條好漢都已上了梁山，將受招安時寫起，適當水滸傳的後半部，那不論牠是作是述，定有那一種水滸傳，給牠作爲藍本的了。

胡適之先生，是國中有數的考據大家；這多年來，都知他對於這水滸傳的考據致力極勤，所搜羅得的水滸傳各種版本也很不少。如今，讓我們來看看，他對這征四寇曾作過怎樣的考證。最初，他在水滸傳考證中說：

我認征四寇是『原百回本』的後半，至少其中征田虎王慶的兩部分是『原百回本』留剩下來。

但後來在水滸續集兩種序中，卻已否認了此說，併說明，這征四寇是摘取英雄譜本百十五回水滸傳六十六回以後而成的。到了作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時，更是說得非常明白，他道：

外面通行的征四寇，即是從這坊間刪節本出來的。我從前認征四寇是從『原百回本』出來的，那是我的誤解。所謂坊間刪節本，什麼百十回，百十五回，百二十四回等本，當然都包括在內。由此，這征四寇究是如何的一個來源，我們也很可明白的了。

不過，外面通行的石印本，太是不高明了。現在，我們既已知道牠是從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中摘取下來的，因在翻印是書以前，先去找了一部百十五回本的水滸傳來，翻行校訂一過。如此，自然比較的要完善得多了。

## 二 征四寇的內容

所謂四大寇者，乃山東宋江，淮西 王慶，河北 田虎，江南 方臘，即本書中柴進所見書子御屏風之上者。後來宋江等受了招安，祇餘下三大寇了。書中乃加入遼國，仍爲四寇，而由宋江等一一討平之，故稱之爲征四寇。

其實，宋江征遼併無其事，不過聊作快心之談。按之宋史，徽宗時誠有伐遼之舉，然將帥係童貫，蔡攸諸奸佞，屢爲遼敗，未嘗有功，入後約金夾攻，遼雖就滅，而宋也南遷了。王慶即七十一回本水滸傳中王進之化身，在此爲大盜，在彼爲教頭，其人之有無，也就可想而知。田虎也在子虛烏有之間，就是當時真有這麼一個強盜，也一定不是什麼大了不得的。史載宣和六年，河北山東盜起，張迪，張萬仙，高託山，衆皆十餘萬，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，所謂王慶，田虎，或者即在其內，也未可知。祇有方臘卻是實有其人，但按之於史，討平 方臘的，乃是韓世忠，與宋江等毫無關係。茲從童貫傳中，節錄一段於下，以見此事的真相：

方臘者，睦州 青溪人也，世居縣場村，託左道以惑衆。初，唐永徽中，睦州女子陳碩真反，自稱文佳皇帝，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桃。臘益得憑藉以自信。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，比屋致怨。臘因民不忍，宣和二年十月，起爲亂，自號聖公，建元永樂。蘭溪 靈山賊朱言，吳邦，剡縣 仇道人，仙居 呂師囊，方岩 山陳十四，蘇州 石生，歸安 陸行兒，皆合師應之。徽宗始大驚，遣童貫，譚稹爲宣撫制置使，帥禁旅以東。三年四月，生擒臘及妻邵子毫，二太子，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。

又韓世忠傳中云：

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。時有詔，能得臘首者，授兩鎮節鉞。世忠窮追至睦州 青溪 桐，問野婦得徑，即挺身仗戈直前，度險數里，據其穴，格殺數十人，擒臘以出。辛與宗領兵截峒口，掠其俘爲己功。

觀是生擒方臘者，實爲韓世忠。不圖生前既爲辛興忠冒取其功，數百年後，到了稗官野史中，又將此大功歸之於魯智深，韓王也太是不幸了！但此傳說之所由來，也不是無因的，因爲侯蒙傳中曾有這幾句話云：

宋江寇京東，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，橫行齊魏，官軍數萬，無敢抗者，其才必過人，今青溪盜起，不若赦江，使討方臘以自贖。帝曰：『蒙居外不忘君，忠臣也！』命知東平府，未至而卒。

不知侯蒙雖有此議，當時并未見之實行，但在小說家看來，卻是絕好的一種材料，不免就附會上去了！至此書的段落頗爲分明，細按之，可分爲六大部分：

(一)梁山泊受招安的經過——第一回至第十一回。

(二)征遼——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。

(三)征田虎——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。

(四)征王慶——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。

(五)征方臘——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。

(六)結束——末二回。

### 三 征四寇自身所具有的文學價值

這征四寇雖在從前是爲學者們所輕視的一部書，但細一翻閱其內容，覺有好多地方都含有文學的意味，在文學上自有其相當的價值的。而我尤愛其寫魯智深圓寂的那一段，牠道：

卻說魯智深，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，是夜智深忽聽江潮聲響，起來持了禪杖，搶出來。衆僧驚問其故，智深道：『酒家聽得戰鼓響，俺要出去廝殺。』衆僧笑曰：『師父錯聽了，此是錢塘江上潮信響。』智深便問：『怎的叫做潮信？』衆僧推窗，指着潮頭，對智深說道：『這潮信日夜兩番來，今朝是八月十五日，子時潮來，因不失信，謂之潮信。』魯智深看了，大悟曰：『俺

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俺四句偈曰：「逢夏而擒，前日捉了夏侯成，遇臘而執，俺生擒方臘。」聽潮而風，見信而寂。」俺想應了此言。」便問衆：「如何是圓寂？」衆僧曰：「佛門中圓寂便是死。」智深笑道：「既是圓寂，酒家今當圓寂，與我燒桶湯來，洒家沐浴。」衆僧即去燒桶湯來。智深沐浴，換一身淨衣，令軍校去報宋江：「來看酒家。」又寫了數句偈語，去法堂焚起真香，在禪椅上，左腳踏右腳，自然而化。及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，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。看其偈曰：

平生不修善果，只愛殺人放火。忽然頓開金枷，這裏扯斷玉鎖。錢塘江信潮來，今日方知是我。

你瞧，這寫得何等的超脫，豈是庸手俗筆所能寫了來的？

又如李師師爲有宋一代名妓，與這大盜宋江所產生的時代正復相值，山左洛陽，相距更是匪遙，倘能使他們二人有一番會合，也足爲千秋佳話。花朝生筆記中，就是他們的爲他們惋惜著的。不料，在是書一起首，果然就有宋江潛訪李師師一節事，宋江併還題了古樂府詞一首云：

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？借得山東煙水寨，來買風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絳綃籠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體態，薄倖如何消得？想蘆葉灘上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鷄消息。義膽包天，忠肝蓋地，四海無人識。離愁萬種，思鄉一夜頭白！

這雖是出自小說家的臆造，未必實有其事；然一有此點綴，也頗搖曳生姿，足爲是書生色的了！又按是詞也見幾天勝語，指明爲念奴嬌，惟絳綃籠雪，作絳綃籠玉，只待作只等，思鄉作醉鄉，想蘆葉灘頭，想字上尚多一回字，與上所錄略異。又謂六六八九，即合百有八人而言。

二四一二二，若狂於上海。

# 回目錄

- 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 | 柴進簪花入禁苑  | 李遼元夜鬧東京  | 第十八回  | 宿太尉保舉宋江  | 盧俊義分兵征討  |
| 第二回  |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| 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| 第十九回  | 盛提轄舉義投降  | 元仲良憤激出家  |
| 第三回  | 燕青智撲擎天柱  | 李遼壽張喬坐衙  | 第二十回  | 衆英雄大會唐城  | 瓊郡主配合張清  |
| 第四回  | 小七倒船偷御酒  | 李遼批詔謗朝廷  | 第二十一回 |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|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|
| 第五回  | 吳加亮布五方旗  | 宋公明排八卦陣  | 第二十二回 | 宋江兵會蘇林嶺  | 孫安大戰白虎關  |
| 第六回  | 梁山泊十面埋伏  | 宋公明兩贏童貫  | 第二十三回 |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|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|
| 第七回  | 十節度議收梁山泊 |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| 第二十四回 | 盧俊義計攻獅子關 |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|
| 第八回  | 秦明雙奪韓存保  | 宋江兩敗高太尉  | 第二十五回 | 宋江夢中朝大聖  | 李遼異境遇仙翁  |
| 第九回  | 張順擊漏海艤船  | 宋江三敗高太尉  | 第二十六回 | 喬道清法迷五千兵 |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|
| 第十回  | 燕青月夜遇道君  | 戴宗定計賺蕭讓  | 第二十七回 | 卞祥賣陣平河北  | 宋江得勝轉東京  |
| 第十一回 |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|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| 第二十八回 | 徽宗降敕安河北  | 宋江承命討淮西  |
| 第十二回 |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| 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| 第二十九回 | 高俅恩報柳世雄  | 王慶被陷配淮西  |
| 第十三回 | 宋江兵打薊州城  | 俊義大戰玉田縣  | 第三十回  | 王慶遇襲十五郎  | 滿村嫌黃達鬧場  |
| 第十四回 |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|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| 第三十一回 | 王慶打死張太尉  | 夜走永州遇李杰  |
| 第十五回 | 兀顏光陣列混天象 | 宋公明夢受玄女法 | 第三十二回 | 快活林王慶使棒  | 段三娘招贅王慶  |
| 第十六回 | 宋公明破陣成功  | 宿太尉領恩降詔  | 第三十三回 |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|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|
| 第十七回 | 五台山宋江參禪  | 雙林渡燕青射雁  | 第三十四回 | 李遼受困駱谷口  | 宋江智取洮陽城  |

- 第三十五回 宋公明夜遊玩景 吳學究帷幄談兵  
第三十六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李雄敗死白牛鎮  
第三十七回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乘雪渡越江  
第三十八回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嶺滅妖怪  
第三十九回 宋江攻打秦州城 王慶戰敗走胡朔  
第四十回 公孫勝歸養親聞 宋公明救征方臘  
第四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 
第四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

- 第四十三回 寧海郡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 
第四十四回 宋江智取寧海軍 張順魂捉方天定  
第四十五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 
第四十六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 
第四十七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 
第四十八回 魯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錦衣還鄉  
第四十九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游梁山泊

第一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

聖主愛民記四兒，冒簪簪花入禁中。縱橫到處無人敵，李逵元夜鬧皇宮。

卻說山下有人來報，拿得萊州解送上東京一行人，在關外聽候。宋江曰：「只留下這九華燈在此，其餘的仍解去罷。」這燈豈在晁天王孝堂內？次日對眾頭領曰：「聞知聖上大張燈火，與民同樂，我今要與幾個兄弟同去看燈。」吳用曰：「不可，倘有疎失，怎了？」宋江曰：「日間店裏藏身，夜裏入城有燈，何足慮哉？」宋江與柴進一路，史進與穆弘一路，魯智深與武松一路，朱全與劉唐一路，其餘守寨。李逵曰：「我也去同去。」宋江曰：「你去不許惹事，教燕青和你作伴。」宋江是個紋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師呵？卻得安道全上山，把毒藥與他點去了，後用良金美玉纏來，每日調搽，自然消了。當日敦全、劉唐、史進、穆弘扮作客人，魯智深、武松扮作行腳僧，依次下山去了。宋江、柴進扮作閒事官，戴宗扮作承局，倘有緩急，好來飛報。眾頭領起行來到東京城外，尋店安歇。時正月十一日。宋江謂柴進曰：「我等十四日夜，人物喧嘩，方可入城。」柴進曰：「小弟明日和燕青去探路一遭。」宋江曰：「最好。」次日，柴進與燕青入城打探，只見家家熱鬧，戶戶喧嘩，慶賀元宵，但見：

州名汴梁，府號開封。逶迤接吳楚之邦，延亘連齊魯之域。王堯九讓華夷，大舜一統基業。元宵景致，鰲山排萬壽瑤燈；夜月樓臺，鳳聲降三山瓊島。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，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。坐香車，佳人土女蕩金鞭；公子王孫，天街上盡列珠璣。小巷內，遍盈羅綺；雲籠紫閣，融融瑞氣罩樓臺。

柴進、燕青行到天街，轉過東華門外，見個紫衣花帽之人在酒肆裏坐。柴進、燕青上酒樓憑欄看時，望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，樓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。柴進喚燕青附耳低言如此。燕青下樓出店，迎個老成的班直官。燕青曰：「東人叫小人請客。」公莫非張觀察嗎？那人曰：「我自姓王。」燕青隨口應曰：「正是。」王觀察：「那人跟着燕青來到樓上。柴進邀到閣裏，各施禮畢。王班直曰：『在下眼慢，失忘足下。』柴進便曰：『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，兄長思之。』便叫酒保安排酒筵。燕青斟酌相勸，酒至半酣。柴進問曰：『觀察頭上帶這翠葉花何意？』王班直曰：『今上慶賀元宵，我們內外共有二十四人，每人各賜衣襖一領，翠葉金花」

一朵，小金牌一個，上刻「與民同樂」四字，每日在此聽使。如有金花錦袍，便能夠入內裏去。」柴進聽罷，便叫燕青去鑪鑪酒來。柴進遞過杯酒。王班直接過酒來一飲而盡，忽然口角流涎，倒在榻上。柴進剝下王班直身上錦袍兒，穿上錦袍，帶了花帽，手執事，吩咐燕青曰：「酒保來問時，只說這觀察醉了。」柴進離了酒店，直入東華門內，那內庭並不阻攔，直到紫宸殿，轉過文德殿，各有金鎖，又轉過凝輝殿，到一個偏殿，牌書「睿思殿」三字，此是官家看書之處。入內看時，見正面鋪着御座，兩旁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，正面屏風畫着山河社稷之圖，轉過屏風後，見御書四大寇姓名。

山東宋江，淮西王慶，河北田虎，江南方臘。

柴進看了，付曰：「國家被我們擾害，寫記在此。」便把「山東宋江」四字割將下來，出了內苑，回到酒樓。那王班直尚未醒，依舊換了衣服，叫燕青計算酒錢，吩咐酒保曰：「我和王觀察是兄弟，他酒醉了，我替他去內裏點名回來。他的錦袍花帽都在這裏，你今收下。」酒保領諾。柴進，燕青離店去了。王班直醒來，不見了服色花帽，大驚。酒保把柴進的話說與王班直，又把服色花帽也交與王班直，只見王班直驚着似醉如癡回去。次日，人說睿思殿上不見「山東宋江」四字，吩咐緊把各門。王班直情知是了，那裏敢說。柴進回到店中，對宋江取出御書，大寇宋江四字。宋江看罷，嘆息不已。十四日晚，宋江引衆入城看燈。單道東京勝概：一自梁山初分晉地，雙魚正照義門。臥牛城關，相接四邊村。多少金明陳迹，上林苑花發三春。綠楊外，溶溶汴水，千里接龍津。潘樊樓上酒，九重宮殿，鳳闕天關。東華門外，笙歌嘹亮填闌。御路上，公卿宰相，天街畔，帝子王孫，填闌盡，山河社稷，千古汴京。

當日黃昏，宋江、柴進扮作閒事官，戴宗扮作承局，燕青扮作小廝，只留李逵守店。四個入城，去玩六街三市。轉過小御街，見一家門外懸着布幔，裏掛斑竹簾，兩邊都是碧紗窗，外掛兩面牌，牌上寫道：「歌舞神仙女，風流花月魁。」宋江見了，便入茶坊裏吃茶，問茶博士曰：「前面那妓是誰？」茶博士曰：「這是上廳行首，喚做李師師。間壁便是趙元奴家。」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曰：「我要見李師師，暗裏取事，你先去通知他。」燕青領諾，到李師師門首，揭起斑竹簾，轉入中門。燕青咳嗽一聲，只見丫鬟出來。燕青曰：「相煩請出媽媽來，有話說。」梅香報知，轉出李媽媽來。燕青納頭便拜。李媽媽曰：「小哥高姓？」燕青曰：「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開，從小在外，今日方歸。」虔婆曰：「你莫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閑麼？」燕青曰：「正是。」虔婆曰：「你去那裏許多時？」

燕青曰：「小人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，江南河北第一個財主，來此做買賣。今夜玩賞元宵，要與娘子同席一飲，百兩金銀相送。」  
虔婆乃好利之人，聽得燕青這話，忙教李師師出來與燕青相見，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燕青納頭便拜。有詩爲證：

少年聲價冠青樓，玉貌花顏世罕儔。萬乘當時垂眷眷，何憂壯士不低頭。

虔婆說與李師師知。李師師曰：「那員外在那裏？請過寒舍拜茶。」燕青到茶坊裏，向宋江耳邊道了消息。戴宗取錢還了茶博士。三人跟着宋江，徑到李師師家坐定。李師師向前動問曰：「適間張閑多談盛德，今蒙寵臨，蓬華生輝。」宋江曰：「山僻村野，得親花容，平生幸甚。」李師師又問：「這位官人是誰？」宋江曰：「此是同伴葉巡檢。」李師師曰：「眼疎少會。」奉茶已罷，忽奶子來報：「聖駕已到後面。」李師師曰：「今日不敢相留，來日駕去上清宮，必然不來，卻請列位到舍少敘。」宋江四人相辭出來。柴進曰：「今日兩個俵子，雖然見了李師師，還去趙元奴家走一遭。」四個人來到趙元奴家。趙婆出來應曰：「女兒患病，起來不得。」宋江曰：「如此卻再求見。」趙婆相送出門。四人逕往天漢橋來看鰲山，從樊樓前過，聽得樓上笙簫盈耳，燈火熒煌。宋江柴進竟上樓來，尋個閣子坐下，教取酒餚賞燈。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歌曰：

浩氣冲天貫斗牛，英雄事業未曾酬。手提三尺龍泉劍，不斬奸邪誓不休。

宋江聽得，過來看時，卻是史進、穆弘在閣子內吃酒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近前喝曰：「你這兩個嚇殺我也！若是做公的聽見，這禍不小！快算還了酒錢出城去。」四人拂袖下樓，回店敲門。李逵圓眼睜開，對宋江曰：「教我看房，悶殺我也！」宋江曰：「爲你貌醜，不好帶你入城。」李逵叫曰：「不帶我去，何須推故？」宋江曰：「明日十五，同你入城去看，連夜便回。」李逵欣喜。次日正是上元佳節，天色清明。古人有絳都春詞，單道元宵景致：

融和初報，年端霽靄，舞色皇都春早。翠幃競飛，玉勒爭馳，絳霄樓上，彤芝蓋底，仰瞻天表。縹緲風傳帝樂，展玉殿共賞，羣仙同到。迤邐天香，飄滿人間嬉笑。一點星華小。漸隱隱鳴榔聲杳，游人月下歸來，洞天未曉。

當夜宋江與柴進、戴宗、燕青、李逵逕入萬壽門來。是夕雖元夜，各守軍都是戎裝，擺布得甚是嚴整。高太尉自引五十鐵騎軍，在城上巡警。宋江等五個在人叢裏挨到城中，先喚燕青附耳低言。燕青逕往李師師家叩門。李媽媽出來接見。燕青曰：「主人教小入先送黃金百兩與娘子，權當人事，隨後別有聖物奉上。」虔婆見了百兩金子，便曰：「今日上元佳節，我母子整辦佳筵，若是員外

不聚，在寒家小敘片時。」燕青曰：「小人去請來。」回到茶坊，說與宋江，隨即都到李師師家。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。三個人入到裏面。李師師接見，拜謝曰：「員外識荆之初，何故以厚禮見賜？」宋江曰：「微物小意，不勞致謝。」李師師請入閣兒裏，分賓主坐定。奶子捧出珍饈餽，擺一春臺。李師師執杯向前拜曰：「妾身夙世有緣，今日幸遇二公，草草杯饌，以奉長者。」宋江曰：「在下鄉村雖有幾貫浮財，罕遇花魁，今見一面，如登天府，何勞親賜酒食，心不自安。」李師師曰：「員外獎譽太過，賤妾何敢當此？」都勸罷酒，教奶子將小金杯巡饌。李師師說些街市俏話，皆是柴進回答。燕青在旁，和闌取笑。宋江乘着酒興，揎拳撻袖，把出梁山泊手段來。柴進笑曰：「我表兄從來飲酒如此，娘子勿笑。」李師師曰：「各人稟性，何傷於禮？」丫髻說曰：「門前兩個伴當，一個生得怕人，喃喃哪哪地罵。」宋江曰：「與我喚他入來。」戴宗引李逵到閣子前。李逵見宋江，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，睜圓怪眼，看他三個。李師師問曰：「這漢是誰，恰似嘲裏把門的小鬼？」衆人大笑。宋江曰：「這是親眷。」李師師教取賞鍾，各與三鍾。燕青怕他出言詬，忙打發他出來。宋江曰：「大丈夫飲酒，何飲小杯？」便取賞鍾，連飲數鍾。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水調詞。宋江乘興索紙筆來，對李師師曰：「不才亂道一詞，聊訴懷中鬱結，只是有汚花魁尊聽。」宋江落筆，寫成古樂府詞一首：

放起火來，一面將桌椅打得粉碎。宋江等聽得，趕出看時，李逵正在那裏行兇。四個扯出門外去時，李逵街上奪條棍子，打出小御街。宋江見他性起，只得和柴進與戴宗出城，恐關禁門，教燕青看守他。鄰舍人等見李師師家火起，一面救火，一面扶起楊太尉。城中大喊，高太尉聽得，帶領軍馬便來追趕。李逵正打之間，撞着穆弘、史進，各執鎗棒幫助，打到城邊。把門軍士急待關門，外面魯智深、武松、朱仝、劉唐殺入城來，救出四個。高太尉軍馬趕出城外。八個頭領不見宋江、柴進、戴宗，正在心慌。原來吳用、晁蓋定時日，差下五虎將領軍一千騎，是夜到東京城外來接，正逢着宋江、柴進、戴宗，就上馬隨後八人也到，只不見李逵。高太尉軍馬沖將出來。五虎將——關勝、秦明、林冲、呼延灼、董平——突在城邊喝曰：「梁山泊好漢在此！」高太尉聽得，忙教放下吊橋。眾軍上城提防。宋江喚燕青吩咐曰：「你和李逵最好，可略等他隨後同來。我和眾將先回去。」燕青在人家屋簷下立着看時，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，拿着雙斧，獨自一個，要去打東京城池。正是：聲吼巨雷離店肆，手提大斧劈城門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三對證表義見英雄

狐藉虎威事不認，奸欺暗室古誰無？只知行劫爲良策，翻笑夷倫是畏途。狄女懷中誅僞鬼，牛頭山裏殺兇徒。李逵救得良人女，真是梁山大丈夫。

李逵要去劈門，被燕青抱住，和李逵從陳留縣走到天明。燕青到店中買酒吃了，又復續行。次日，東京城裏好場熱鬧，高太尉會同樞密院商議，啓奏調兵勦捕。李逵、燕青行到四柳村，天色已晚，到大莊院去借歇。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，見李逵束着丫髻面貌，又醜，問燕青曰：「這位那裏師父？」燕青大笑曰：「這師父是個蹊蹺人。」太公聽罷，便拜曰：「師父可救小弟！」李逵曰：「你要我救你甚事？」太公曰：「我有一個女兒，年二十歲，着邪迷了，只在房中吃飯，人去叫他，他就將磚石亂打出來，屢請法官治他不得。」李逵曰：「我是蘆州羅真人的徒弟，專能捉鬼。但要豬羊好酒祭祀將帥。」太公曰：「豬羊儘有，便可安排。師父如要紙筆書符，家中『有』。」李逵曰：「我不要在甚麼符，只到家中便揪出鬼來。」燕青冷笑不住。老兒教殺豬羊，熬煮了，點燭燒香。李逵坐在中間，取出大斧，將豬羊大塊扯將來吃，又叫燕青：「小乙哥，你也來吃。」燕青冷笑，只教取飯來吃。李逵吃得飽了，飲過七八十碗酒。太公驚得呆了。李逵對太公曰：「酒又醉，肉又飽，明天好走路，老爺們去睡了。」太公曰：「這鬼幾時捉得？」李逵曰：「你真個要我捉。」

鬼叫人引我入房裏去。」太公曰：「有神道在房中拿磚石亂打出來，誰人敢去？」李逵拔雙斧在手，曰：「叫人點着火把，遠遠照着。」李逵到房門外張時，只見房內隱隱有燈，見個後生樓着個婦人在那裏說話，一腳踢開房門，那後生被李逵一斧砍死，那婦人鑽入牀下躲了。李逵曰：「婆娘快走出來。」婆娘叫曰：「你饒我命。」恰才鑽出個頭來，被李逵揪住問曰：「我殺的這厮是誰？」婆娘曰：「我的姐夫王小二。」李逵又問曰：「磚瓦飯食那裏得來？」婆娘曰：「我把金銀與他，半夜從牆上運來。」李逵曰：「你這個醜陋婆娘，要你用？」一斧砍下頭來，把兩個尸亂刺一回，卻提人頭叫出廳前來，擡下人頭。滿莊人都來看時，認得男子人頭是東村王小二。太公曰：「師父，我的女兒何在？」李逵曰：「你女兒的頭在這裏不是？」太公哭曰：「師父，你留我女兒也好。」李逵怒曰：「你女兒自偷漢子，還要留他，賴我不成！你明日不謝我，和你說話。」便同燕青自去歇息。太公提燈入房，看見兩屍屍刺做十段。太公啼哭，教人擡去燒化。李逵睡到天明，起來對太公曰：「昨夜替你捉了鬼，你如何不謝我？」太公只得安排酒席相待。李逵、燕青吃罷，二人離了四柳村，到寨尚有八十里，離荆門鎮不遠。當日天晚，兩個投所莊院，敲門借宿。不多時候，莊客出來曰：「我太公煩惱，請二位別處去歇。」李逵只顧入去，叫曰：「客人借宿。」太公裏面看見李逵凶惡，暗地使人出來接待，安頓傍房安歇。李逵當晚聽得太公太婆裏面啼哭，李逵心焦起來，問曰：「你家為何啼哭，攪得老爺睡不着？」太公出來答曰：「我家有個女兒，年方一十八歲，被強人奪去，以此煩惱。」李逵曰：「誰家奪去你女兒？」太公曰：「是梁山泊頭領宋江。」李逵曰：「他同幾個來？」太公曰：「和一個小後生，各騎馬來。」李逵便叫：「燕青哥，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，不是好人。」燕青曰：「定沒這事。」李逵對太公曰：「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，這個便是浪子燕青。」既是宋江奪你女兒，我去取來還你。」太公拜謝，即待酒飯。李逵、燕青吃罷，連夜望梁山泊來，直到忠義堂上。宋江問曰：「兄弟兩個那裏去來？」李逵不答，圓睜怪眼，拔出大斧，砍倒杏黃旗，把「替天行道」四字扯得粉碎。眾人大驚。宋江曰：「黑厮又醉了。」李逵拿斧擡上堂來，直取宋江。當有秦明、關勝、呼延灼、林冲等慌忙拖住，奪了大斧，揪下堂來。宋江怒曰：「有何事，你且說來。」李逵氣作一團，那裏說得出。燕青向前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宋江聽罷，便曰：「這般屈事，我怎地得知？」便對李逵曰：「我二三千軍馬回來，兩匹馬落路時，怎瞞得眾人？若還搶得一個婦人，你入房裏搜着。」李逵曰：「山寨裏都是你手下人，那裏不藏過了？我當初敬你是個好漢，你原來是個酒色之徒，殺閨婆媳是小樣，去東京燹李師師便是大樣。你不要賴，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，便罷。若不還他，與你定無干休。」宋江曰：「你不要鬧，讓我同你去劉太公莊。」

上問證。若是我，就那裏受你綁縛；如若不真，你這廝當得何罪？」李逵曰：「我若是假，輸這顆頭。」宋江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軍令狀，各執一張。李逵曰：「這後生想必是柴進。」柴進曰：「我便同去。」李逵曰：「若到那裏對真之時，便吃我幾斧。」柴進曰：「你先去。」李逵和燕青依前再到劉太公莊上。太公接見，問曰：「此事如何？」李逵曰：「如今宋江自來，你和太婆、莊客都認他。若還是時，只管實說，我自替你做主。」只見莊客報曰：「有十騎馬來到莊上。」李逵曰：「只叫宋江、柴進。」二人來到草廳上坐下。李逵拿着板斧，立在側邊，只等老兒叫聲，便要下手。那劉太公近前拜了宋江。李逵問老兒曰：「這個是替你女兒的不是？」那老兒睜開眼看了曰：「不是。」宋江對李逵曰：「你卻如何？」李逵曰：「你兩個先着眼瞧他，這老兒不敢說是。」宋江曰：「你叫衆莊客都來認我。」李逵隨即叫衆莊客認時，齊聲叫道：「不是。」宋江曰：「劉太公，我便是梁山泊宋江。你的女兒多被假名託姓騙將去了，你若打聽得來，報上山寨，我與你取還女兒。」宋江指着李逵曰：「黑廝這裏不和你說話，回到寨裏自有辦理。」宋江與柴進等人馬去了。燕青曰：「李大哥，怎的好？」李逵曰：「是我忒性急，錯行此事。既輸這顆頭，我自割下來，你拿去獻與哥哥便了。」燕青曰：「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？我教你自把麻繩綁了背負一把荆條，拜伏在忠義堂前哭曰：『由哥哥打多少。』這個喚做『負荆請罪。』」李逵曰：「如此惶恐，不如割了頭，落得乾淨。」燕青曰：「寨裏都是弟兄，誰來笑你？」李逵只得同燕青回寨，負荆請罪。宋江正和衆兄弟在堂上說李逵一事，只見李逵脫得赤條條，負着荆杖，跪在堂下，低頭無語。宋江笑曰：「我和你賭砍頭，你如今卻來負荆請罪。」李逵曰：「哥哥既是不肯饒我，我把刀割下頭來。」衆人都替李逵陪話。宋江曰：「若要我饒他，只教他捉出假宋江，取得劉太公女兒還他，方才饒他。」李逵跳將起來曰：「我去拿來。」宋江曰：「他是兩個好漢，你獨自一個如何捉得來？再叫燕青同你去。」燕青曰：「小弟便去。」到房中取了短弩、綽條桿棒，隨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。燕青細問來情。太公曰：「日平西時來，二更去了，不知所在。」二人叫：「太公放心。我奉哥哥將令，務要我兩個尋將來，不敢違誤。」次日離了莊上，到處尋覓，並無動靜。當晚兩個在山上古廟中歇息，忽聽得廟外有人走步響，李逵開門看時，只見一個漢子提把朴刀，轉過山岡上去。燕青叫曰：「李大哥，不要趕去，我自去。」燕青扯起弩，搭上箭射去，正中那漢右腿，撲地倒了。李逵趕上，揪到廟中問曰：「你把劉太公女兒騙在那裏去了？」那漢告曰：「小人不知此事，我只在這裏剪徑，做些小買賣。」李逵提起斧來喝曰：「你不實說，砍你做兩段。」那漢叫曰：「放小人起來商量。」燕青曰：「我與你拔了這箭，放將起來。」那漢曰：「小人胡豬，離此間西北十五里有

座牛頭山，山上有個道院，兩個強人，一個姓王名江，一個姓童名梅，都是綠林中人，把道士殺了，佔住道院，下山打劫，常假稱宋江。想是這兩個偷去劉太公女兒了。」燕青曰：「漢子，你休懼怕，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，他便是黑旋風李逵。你便引我兩個到那裏去。」那人曰：「小人願往。」燕青李逵隨着他，走到那山看時，果似牛頭之形狀。至山時，天尚未明，看那道院周圍土牆，李逵跳將過去，聽得裏面有人笑聲。李逵喝聲：「開門！原來你這強盜在這裏！」只見門開處，一個大漢提了朴刀來鬪。李逵燕青見了，提着桿棒，跳過牆來。那引路的漢子走了。燕青見這賊正鬪李逵，暗打一棍，正中那賊臉額上，那賊便倒。李逵再加一斧，砍斷在地。裏面不見一個人出來。燕青曰：「這廝必有後路走了，我去截住後門，不可胡亂入去。」燕青來到後門，只見一個漢子開後門要走。燕青趕將過去，那漢便走前門。李逵當頭迎着一斧，砍倒在地。李逵入去，那伴當四散躲避，被李逵都殺了，來到房中，見個女兒在牀上啼哭。看那女子雲鬢花顏，其實貌美。

宮鞋窄小，剪春羅，香體酥胸，碧玉富麗，難禁風雨，不勝幽恨，燈秋波。

燕青問曰：「你是劉太公女兒麼？」那女答曰：「奴家正是。十數日前，被這兩個賊擄在這裏來，每夜輪替姦宿。奴家要尋死路，不能得。今日得將軍救拔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」燕青去尋兩匹馬來，收拾財物，教那女子上馬。將財帛和那兩顆人頭拴在馬上，放火燒了道院。兩人送女下山，直到劉太公莊上。爹娘見了女兒，拜謝二人。燕青曰：「你不要謝我，你去寨裏謝我哥哥宋公明。」兩個各騎馬匹，飛奔忠義堂，上拜見宋江。燕青將前事說了。宋江教設宴與燕青李逵作賀。劉太公收拾金銀，來到堂上拜見。宋江不肯受，與他酒飯，教送下山去了。時當三月韶華，宋江正坐，只見關下解一夥人到，有七八個車箱，又有幾束哨棒。宋江見這夥人都是虎形大漢，跪在堂下告曰：「小人等鳳翔府人氏，今上泰安州燒香，自今三月二十八日，天齊聖帝誕降之辰，我們都去臺上使棍。今年有個撲手好漢，乃太原府人氏，姓名原身長一丈，自號「擎天柱」，口出大言曰：「世間無對。」這兩年曾在廟上爭交，白白被他拿去若干財物。今年又貼招兒，單搦天下人相撲。小人等一者燒香，二者爲看任原本事，三者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棍。伏望大王慈悲，放赦下山。」宋江聽了，便教送下山去，傳下令曰：「今後遇有燒香的人，休要驚說，任從過往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